



## 长征地今昔

金沙江畔通安镇：  
红了石榴  
火了日子

■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

1935年5月，红军巧渡金沙江，由滇入川，召开会理会议，在金沙江北岸的会理县播下了革命的种子。

当海报集团“琼崖儿女长征路”全媒体采访团跨过皎平渡大桥，来到会理县境内时，正值中秋九月金沙江畔石榴成熟的季节。

在蓝天白云的掩映下，峻峭的山岭郁郁葱葱，成熟的石榴正挂满漫山遍野的枝头，万绿丛中透出点点红。

如今的会理县是全国最大的石榴种植区，石榴种植面积已占四川省的92%、全国石榴的26%，是名副其实的“中国石榴之乡”。

当年红军战士战斗过的山坡上，农民们正忙碌着将成熟的石榴摘下，装满身后一只只竹篓，收获着一份丰收的喜悦。

“会理石榴甲天下，通安石榴半会理”，通安镇出产的“小米地石榴”闻名全国，个大、皮薄、果粒大、肉汁多、味道甜。

镇前的S213省道上，络绎不绝赶来的货车已经排成了长龙。农民们正忙碌着将石榴按照个头品相分类装箱。

该镇石榴种植户龙贵民说，每年成熟的季节，来自广东、黑龙江等地的客商都会蜂拥而至，将石榴运往全国各地，甚至出口到国外。近几年随着石榴收购价格的增高，高品质的小米地石榴收购价已经卖到了七八元一斤，农民收入增加了许多，不少村民盖起了新房，开上了私家车。

据会理县委宣传部提供的数据，2015年，该县11万果农人均产值达17800元，人均纯收入10680元。未来，会理县还将整合资源，集中打造石榴现代农业园区、石榴产业休闲观光农业园和现代良种繁育中心，让当地的石榴产业更加红火下去。

（本报四川会理9月28日电）

## 巧渡金沙江：周士第率部打前锋

■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

川滇两省交界处的皎平渡大桥飞架南北，桥下滚滚金沙江水，惊涛拍岸，两岸山峰俊秀挺拔，郁郁葱葱。毛泽东同志笔下“金沙水拍云崖暖”的壮阔景色如画卷展现眼前。

1935年5月，历经长途跋涉的红军，在四渡赤水后向西挺进至云南境内，在云贵高原巍峨耸立的山脉峡谷中艰难前行，这么一条大江突然跳入眼帘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皎平渡畔的场景，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的情景是多么危急。

金沙江畔的皎平渡，7艘渡船运送了近三万名红军过江，这就是81年前红军在金沙江畔创造的奇迹。

### 又一处决定命运的渡口

公路进入云南省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境内的省道时，道路突然变得崎岖起来，九曲十八弯的公路在狰狞的巨石间穿过，路边的悬崖下便是万丈深渊。海报集团“琼崖儿女长征路”全媒体采访团的采访车，就在这样的道路上峰回路转了一下午，才从禄劝县城行驶到皎平渡口。接近渡口，突然峰回路转，金沙江水隆隆的浪涛声迎着山风阵阵袭来。

皎平渡口南岸的红军渡金沙江纪念馆，处于渡口北岸的制高点上，居高临下，放眼望去，滚滚金沙江水冲击在江中心的皎平渡大桥的桥墩上，形成一个又一个漩涡。

皎平渡口的北面是狭窄崎岖的

213省道，南面就是丛林密布的大峡谷；东西两侧是紧贴江面直立的悬崖峭壁；江边布满了从两侧高山上冲下来的灰褐色沙砾和狰狞的巨石。

81年前，红军面对的除了自然天险的阻碍，还有来自敌人的干扰；当时附近控制渡口的土司已经听闻红军的到来，早就将船沉没在金沙江沿岸匿起来。

江流湍急，追兵将至。如果红军被堵截在这里，将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。

在金沙江畔，当时的红一军团、红三军团也赶到了金沙江畔的其他两个渡口，但这两个渡口都没有船只，中革军委命令他们也迅速转到皎平渡过江。这时的中央红军红一、三、五团和包括毛泽东、周恩来等领导人的中央纵队，命运都系在皎平渡口。

### 干部团小分队发动奇袭

“一支由军委干部团组成的红军小分队，1935年5月3日夜偷渡过江，为中央红军主力部队顺利渡过金沙江创造了有利条件。”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文管所所长李芹芳说起这段历史，特意提到了军委干部团的贡献。

这支小分队的任务是消除北岸从通安镇赶来增援的敌人的威胁，巩固皎平渡口，确保大部队安全过江。这样，红军渡江的希望，就落在先行渡江的干部团身上。

干部团在当地船工的带领下，在江边捞上来一艘沉没的小船，红军用土布和绳子将损坏部分修好，又意外

发现了江边停着另一艘小渡船。

就靠这两艘小船，5月3日晚上，载着由红军干部团组成的小分队偷渡过了江。

此时的海南籍红军周士第，时任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干队指挥科科长，在首批过江的小分队中，就有他率领的指挥科的4个班战士。

从江边到通安镇，只有一条很窄的小路盘旋在峭壁上，这条小路，如今已成为四川213省道的一部分，靠近通安镇的山头，翠绿的山坡上，鲜红的石榴已经挂满了枝头。居高临下，整个通安镇一览无余。

在这样险峻的山坡上，在干部团攻打通安镇的战斗中，周士第率领指挥科的4个班，在险峻的山坡上绕道敌人的侧翼，将敌人击退。在占领了通安镇后，周士第又随干部团一起追击敌人，俘敌200余人，有力地巩固了皎平渡口的安全。

### 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

北岸安全无虞，渡江只欠船只。

在小分队渡江后，红军又在金沙江畔找到另外5艘船只，并动员了37名船工驾船。

“这是一个在常人眼中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：37名船工，区区7条小船，是如何载下近三万红军过江的？”如今在金沙江畔的纪念馆内，解说员在解说这段历史时，还首先要为参观者摆下这道谜题。

81年过去，当年为红军撑船的37名老船工相继离开了人世，最后一名船工张朝满也于2006年以94岁高龄

去世。

在禄劝县城的一处沿街居民楼里，我们找到了张朝满的女婿、68岁的裴清老人，他记录下了岳父当年的这段红色记忆。

当年渡江的船工24名是禄劝县人，还有13名是对岸的四川会理县人，37人分为两班，轮流划船，一来一回要将近一个小时。

这些渡船的大小也不一，大船可渡30人，小船只能渡11人，其中一艘小渔船由于船太小，行至江中不稳，载着红军渡江的船后来只有6艘。红军渡江时，有专人指挥，安排座位，秩序井然。

“马夫坐在船尾，牵着缰绳，岸上的人对着马屁股猛抽一鞭子，马就跳进江里，跟着船一起游过河了。”裴清说，他的岳父对于当年马匹渡江的场景记忆最为深刻。

就这样，张朝满和其余36名船工，整整划了九天九夜，将包括毛泽东、周恩来在内的红军近三万人渡过了金沙江。

单独行动的红九军团在东侧一百多公里处的树桔渡口渡过了金沙江，海南籍红军庄田也在这支队伍中。

在红军四渡赤水之后，率领国民党中央军一直在尾追红军的薛岳，到处扑空，心中还一直有一个疑问，被他追得到处跑的红军到哪里去了？

待知晓红军动向的情报，他才恍然大悟，红军早已过了距离皎平渡口以北200公里的西昌，双方相距一个星期的路程，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圈子。

（本报云南禄劝9月28日电）

## 1934年，琼东、乐会地区党组织恢复和发展工作也逐步走上正轨 战士变装奇袭 敌人闻风丧胆

### 长征时期的琼崖革命

■ 本报记者陈蔚林 实习生陈卓斌

1934年7月，曾企图再次组织发动对红军的疯狂“围剿”，扑灭琼崖革命烈火的敌陈汉光部奉命调离琼崖。正在琼崖各地进行艰苦斗争的中共党员们听闻后，心里多少松了一口气，革命形势开始有了转机。

在当时的琼东、乐会地区，受中共乐万县委书记黎民（李黎明）、委员庞世泽等委派，各地的部分杂货铺、酒坊、理发店成了中共党员的联络站，负

责联系失散的红军指战员。此外，中共琼东县委还派陈焕香、符昌运、符昌文和王永信等以教员、理发匠、酿酒人等职业为掩护，进城镇、串乡村，到各地去联络、恢复和发展党组织，同时寻找失散的革命同志，继续对敌进行武装斗争。

由于掩护身份变化多样，并且深得民心，红军变装打击反动派屡获成功。1934年底，某夜琼东县长安镇正演出琼剧，到夜里9时许，中共党员符昌文、李文奇、冯振强等奉琼东县委之命，化装潜入剧场搜索打击目标，但未果。后在得利茶店中

发现该镇警卫队长陈致鹏和反动分子周德强，遂就地处决了这2名反动骨干人物。

这些武装打击在琼东县的白色恐怖中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，使人民看到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，也使党组织在恢复、发展中赢得了更多民心。1935年上半年，在琼东县委的直接领导下，中共振南区委成立。同年9月，中共振中区委成立。但也有许多革命英烈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

当时琼东县国民党政府为追杀琼东县委委员兼振南区书记冯振官，拿出500元光洋作为悬赏。后因反动分

子杨某贪财告密，1936年3月，冯振官及符史良（符仁奎）、刘虾二在区委宿地白银树村遭围捕牺牲。9月，因接头的屋主叛变告密，中共乐万县委委员庞世泽在带领2名红军战士到乐会县开展恢复工作时被敌人包围袭击，3人全部牺牲。

虽然屡遭挫折，但琼东、乐会两县党组织在中共琼崖特委的领导下，为恢复革命力量、打击反动势力，仍进行着种种艰苦卓绝的流血斗争，也充分体现了两地军民不畏艰险、前仆后继、革命到底的英雄气概。

（本报海口9月28日讯）

## 长征印记

穷苦船工全力报答红军恩情

他们打破了  
“夜不渡皎平”祖训



老船工的女婿裴清讲述渡江故事。  
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特派记者 李庆芳 摄

■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

金沙江水流湍急，自古以来，船工就恪守着“夜不渡皎平”的祖训。但在1935年5月，船工们打破了这个惯例。

在禄劝县城的一处居民楼里，回忆起岳父张朝满讲述的载红军渡江场景时，今年68岁的裴清老人告诉我们，多年后，张朝满讲述这次“破祖训”的缘由：“红军把我们船工当人看，是真正为了穷人的队伍，我们要知恩图报。”

“老乡，还有船吗？”张朝满记得，他第一次遇见红军，是1935年四月初一的半夜，他们有的穿着破烂的军装，有的穿着老百姓的衣服，但是说话挺客气。

船工们此前为土司的渡口划船，土司和手下总是把他们像牲口一样呼来喝去。一句“老乡”，让船工们感动了。那天晚上，大家都不顾休息，为红军找船，张朝满的大哥张朝寿是当时的船工带头人，他甚至联系到了江对面四川的船工提供帮助。

船找到后，大部队渡江开始。为了保证船工的体力，红军专门杀猪做菜款待船工，并规定每天为划船的船工提供6餐饭。而那些在江边等候上船的红军，他们的碗里只有稀饭。

张朝满还多次说起一个小故事，在一次换班后吃饭时，年轻不懂事的他随口说了句“饭里怎么有小石子”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这句话被红军渡江指挥员听见，便命令炊事员每次给船工煮饭，都要用筛子把米筛一遍才下锅煮。

每渡完一次，红军干部就从陶罐里抓一把大洋，塞给船工作为报酬。船工们为土司划船好几年都挣不到那些钱。

就这样，张朝满和其他36名船工打破了祖训，轮班划了九天九夜。

“我们渡江后，你们就不要回村了，赶紧上山躲一躲。”多年后，张朝满还记得红军的渡江指挥员在临时时说的话。

船工们在附近的高山上躲避十多天，回到村里才知道，匆忙赶到皎平渡口的国民党军队，发现红军已经渡江北去，只在江边留下几只破草鞋，便气得将村里的牛羊全部宰杀，在村中祸害了一番才离去。

（本报云南禄劝9月28日电）